

岁月风景

唐栋作品集

第五卷 话剧剧本

花城出版社

唐栋作品集

第五卷
话剧剧本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岁月如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栋作品集·第五卷,话剧剧本/唐栋著.-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0.11

ISBN 7-5360-3387-7

I. 唐... II. 唐... III. ①唐栋-选集②话剧剧本-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7213 号

唐栋作品集 (第五卷·话剧剧本) 唐 栋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
(广东南海市叠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625 印张 2 插页 350,000 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3387-7/I.2810
(共六卷) 定价:1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唐 栋 摄于 1999 年

「郝建国坐下。

韩克明：建国你听着，我来向你一个问题：假如有一个你非常非常爱的女人，她也非常非常爱你，由于某些原因你们没能走到一起。后来这个女人为生活所迫，更为了不影响的的前途，嫁到山区给一个村干部做了妻子。两年后她的丈夫病故，她独自一人苦苦地熬到现在。她已经不再年轻，不再漂亮，甚至身体也说不上健康。但她心里，一直在思念着你；她全部的本钱，也就只有一颗思念你的心了！这个女人，你~~还要~~要吗？你还会像从前那样爱她吗？
还会

郝建国：（慢慢说起，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制）
指导员，你说的是她？是她吗？

戏剧与文学的人生

(代序)

吴 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唐栋曾经在中国小说界有一段不平常的辉煌，他和几位西北军旅作家所共同创造的“冰山”系列文学，委实给那个时期充满理想和热情的人带来不小的震动，以至于最初和后来当唐栋作为编剧的话剧在乌鲁木齐、兰州、广州、北京、上海等地频频演出的时候，那些熟悉唐栋小说的人无论如何不会把小说家唐栋和剧作家唐栋当成一回事。

事物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常常并非逻辑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譬如，谁能料想唐栋恰恰是从写话剧作为起点迈入专业创作领域的呢？唐栋当初以业余作者的身份调入原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话剧团担任专业编剧的时候，正是文学蒸蒸日上的年

景。在寻常人们的眼中，著名文学作家的头顶上差不多都罩着一层神圣的光环。这种光环对于有更多空余时间的话剧作者唐栋来说，便构成了一种诱惑。于是，唐栋写了大量的人们知晓和不知晓的小说。于是，他也就因此而调入军区创作室成为专业文学作家。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了唐栋“出道”时的剧作家身份。事实上，早先他和另一位编剧联手创作的话剧《天山深处》就曾产生过较大的反响。剧中的主人公居然成了那一时期戏剧评论界反复咀嚼的典型。即使唐栋后来在文学创作上不断取得越发显著的成就，但他依然没有根绝或者放弃话剧创作的“尘念”。

为参加第六届全军文艺会演，唐栋在一九九二年以“非话剧团编剧”的身份，为兰州军区政治部战斗话剧团创作了大型话剧《祁连山下》。这部话剧讲述的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初那个特殊岁月的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祁连山下的那支农垦部队无论如何都应该是我们这个有几多磨难的国家与民族的缩影。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生存与发展，也为了美妙的口号和动人的道理，我们终于在天灾人祸的时光里遇到了从未有过的艰辛——浮夸伴随着饥饿，激昂伴随着贫困，冲动伴随着苦恼……于是，“三年”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故事是由一位司令员的反思和追忆而引出的，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笔。错误和挫折的确带来过巨大损失，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共产党人的风范与品格，因为我们敢于正视错误和历史，并且愿意把那样一种错误和历史当做今天以及未来发展的引以为鉴的教训。“当历史站着时，它上演一幕又一幕人类和社会的悲喜剧；当它倒下去后，又如同勇士，用自己的身躯铺垫起通向未

来之路……”司令员的这番饱含悠悠深情的话语不仅道出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崇高境界，也说明了我们今天还愿意重新看待那段历史的原因。

唐栋的这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还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任教，作为评论作者被邀请到兰州看戏——第一次带着评论写作的任务看戏。我发现，唐栋写戏如同他写小说一般，带有强烈的“载道”意识。换句话说，唐栋是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他会自觉地也是毫不遮掩地把自己想要表达的理念——美学的、哲学的和政治的理念，明晰地融入作品之中。我曾就此以玩笑的口吻同周政保交换过意见，我说唐栋恐怕是最适合写那种评论家所需要的创作谈一类文章的作家了，因为他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很多人对作家的“载道”意识和理性思维从来都不以为然。

我在梳理唐栋的创作轨迹时突然领悟到，话剧《祁连山下》似乎又一次成为唐栋生活与生命的转折点。第六届全军文艺会演之后不久，几经周折，唐栋居然以剧作家的身份（若以文学作家的身份恐就另当别论了）调任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话剧团并执掌团印。

“东出阳关”或者“北腔南调”的唐栋从此真正远离了文学。我不好说这是才情和生活使然的结果——也许，青年与中年时期感受的差异，北国雪莲与南国木棉的区别可能对他的创作造成了某种惶惑。虽然唐栋每每逢人便解释他此生立志于文学创作，而确实在南粤的土地上他也不时地有小说刊行于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唐栋是渐渐疏离了文学。

这种疏离的结果，便是战士话剧团剧目建设的日渐兴盛和唐栋话剧作品的推出。当《桃花茵》、《都市军号》、《生在“八

一”》、《宋王台》、《岁月风景》、《远去的村庄》这样一些大型话剧，在四五年的光景里由一个大军区的话剧团频频推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唐栋——一个率领着编、导、演力量并不健全团队的人的执著肃然起敬。

我想说的是，在消费性文化或快餐文化流行的今天，要做到这一切是多么不易。

正因为不易，才使我们对唐栋近期创作的《宋王台》、《岁月风景》、《远去的村庄》产生了更多的感慨。

历史题材话剧《宋王台》是为香港回归祖国而作。这是唐栋自己挑选的命题作文。作为香港九龙湾的一块“飞地”。宋王台是当年满清和英国殖民者斗争与妥协的结果。然而，世代居住在“飞地”的黎民百姓却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例如，这里因袭多年的祭祖活动就遭到英夷的禁止，而后来日本人的侵入则延续了“飞地”的不平静。几十年来，赵勇安、叶莞香夫妇同英国殖民者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假如民族精神不是一种抽象概念的话，那么它更多地就体现在某种特殊而具象的地域文化载体之中。

从戏剧文学的角度上说，《宋王台》是成功的。我以为剧本在阅读层面上所获得的意义和效果或许更多一些。由于长期以来戏剧界对戏剧作品评价常常囿于整体演出效果，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人们对这部剧作本身的认识。

唐栋最成熟和最成功的话剧作品当属为参加第七届全军文艺会演而创作的《岁月风景》。这是一部带有风俗写意韵味的军旅题材作品。作品的意义在于把人民军队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同整个国家的改革变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军队换发装备的三个时段连缀起来的写法，既是讨巧的又是讨难的。之所以讨巧，是因为它可以用“截取”的方式，将最有代表性的场

面或时空加以组接，并展示其最佳表现效果；之所以讨难，是因为一旦“有机性的把握”失去控制则会露出牵强和拼贴的痕迹。由于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是按照人物命运的发展逻辑演讲的，所以我们在一种自然的感觉中，接受了全剧包含的信息。

《远去的村庄》是唐栋和蒲逊刚刚合作完成的一部新作，该剧以浓墨重彩，勾画了我国南方农村二十多年来在经济、社会生活和观念等方面的剧烈变化，描绘出珠三角地区迈向现代化的历程，展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剧本在顺德市上演时轰动全城，一时成为人们争睹和谈论的热点。

这几部话剧不仅给唐栋的戏剧创作建立了一种成熟的标志，也使我深切地感到这些剧作在戏剧本身的蕴涵之外所附带的意义——

对唐栋来说，戏剧与文学的人生是由他独具特色的“岁月风景”铸就的，这里，有的是信念与追求，有的是甘苦与无奈，还有的是带有命定性质的“逼迫”，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得这么继续走下去。

2000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戏剧与文学的人生(代序)·····吴 然(1)

草原珍珠·····(1)

天山深处·····(75)

祁连山下·····(144)

雾中的辉煌·····(197)

步兵连·····(257)

宋王台·····(313)

岁月风景·····(365)

远去的村庄·····(432)

草原珍珠

(五幕话剧)

唐栋作品集

第五卷

岁月风景

人 物：

萨赫杜拉——草原工作站技术员，萨克族，二十五岁（第一次出场年龄，以下同）。

阿斯纳罕——萨赫杜拉的前妻，原为草原工作站技术员，后为某畜牧局秘书，哈萨克族，二十四岁。

古 丽——萨赫杜拉的女儿，七岁。

居马拜克——阿斯纳罕的后夫，原为草原工作站技术员，后为某畜牧局革委会副主任，哈萨克族，二十五岁。

海妮娅——草原工作站技术员，哈萨克族，二十四岁。

滕健——转业军人，某畜牧局党委书记，汉族，四十五岁。

哈斯木——哈孜那牧场场长，哈萨克族，四十七岁。

玛依莎——牧民，哈萨克族，十八岁。

加曼——牧民，哈萨克族，十九岁。

第一幕

(风雪中飞来年轻的鹰)

时间 一九六七年春。

地点 哈孜那牧场，草原工作站。

[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着茫茫草原，寒凝大地，冰峰逶迤。近处，几株云杉、白桦银装素裹，在狂虐的朔风中傲然挺立。工作站的房屋是牧区常见的土垒“两间连”。里屋是居马拜克的卧室，房门紧闭；外屋兼做实验用的办公室，昏暗而杂乱，炉火闪烁着熠熠红光。

[风雪呼啸，饥寒交迫的牲畜颤栗地叫着；焦躁不安的玛依莎用忧怜的歌声抚慰着怀抱中的羊羔。

玛依莎 (唱) 小羊羔，我心上的宝贝，
你别急躁，也别叫嚷，
我没有奶汁，也没有草料把你喂养；
小羊羔，我心上的宝贝，

你别埋怨，也别忧伤，
你勤劳的主人正在驱赶草原的灾难，
很快就给你带来欢乐和吉祥……

[歌声中幕启。

[羊儿安静下来，玛依莎也疲倦地合上了眼皮。

[海妮娅背着羊皮口袋，艰难地走进屋来。一阵寒风卷入，朦胧中的玛依莎被惊醒。

玛依莎 (跳起) 海妮娅姐姐！找到哈斯木大叔啦？

海妮娅 (兴奋地) 哈斯木场长说，畜牧局滕书记亲自带着
饲草饲料来救灾，已经快到了！（扒开羊皮口袋捧
出一把草）顺便弄了点沫子草，先凑合着喂吧。

玛依莎 (惊喜地) 噢——（突然发现海妮娅手上的血迹）
哎呀，好姐姐，你用手扒的？看，都划破了……

海妮娅 (忙抽手岔开) 玛依莎，站长还在里屋？

玛依莎 (埋怨地) 可不，我怎么喊都叫不开门。你看，站
上的事他撒手不管，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海妮娅 这两天他老躲着我，好像有什么心事？

玛依莎 有事连你这个“亲爱的”也瞒着？那怎么行！要不
是这场暴风雪，你们俩早就搬进一个毡房啦。好姐
姐，快问问他去，去呀！（推海妮娅）

海妮娅 我才不去呢，他可不像你的加曼哥那么听话。你哼
一声，加曼就吓得打颤。（笑）

玛依莎 (羞臊地) 你真坏！真坏……

[两人嬉笑打闹，加曼手提浆糊桶，一头闯进。

加曼 (兴冲冲地) 玛依莎！

[玛依莎刷地拉下脸，扭头不理睬。

海妮娅 加曼，你也不到站上来，忙什么呢？瞧，你的玛依

莎都生气啦。

加 曼 忙什么？贴标语，撒传单！

海 妮 娅 （兴奋地）哦？什么传单？给我看看。

加 曼 （冷淡地）刚贴，自己到外面去看吧。（走近玛依莎，亲切地）玛依莎，我给你带来件珍贵的礼物……

玛 依 莎 谁要你的礼物？你就是把月亮摘下来，我也不稀罕！

加 曼 呜——，月亮哪有我的礼物珍贵！（从怀里掏出一副红袖标，捧给玛依莎）看，我们的战斗队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发给你的！

[玛依莎和海妮娅惊喜地凑近观赏袖标。

玛 依 莎 “红鹰战斗队”！海妮娅姐，你看多漂亮。

海 妮 娅 （接过袖标越看越爱，往臂上套）我试试……

加 曼 （夺过袖标，在身上擦了擦）你别乱戴！

海 妮 娅 噢，我的手太脏啦！哎，加曼，我也申请参加你们的“红鹰战斗队”，谁是队长？

加 曼 我们“红鹰战斗队”没有当权派，只有勤务员。居马拜克是一号勤务员，我是五号。

海 妮 娅 （衷心地）玛依莎，你听他们破私立公多彻底呀！加曼同志，我先向你申请，行吗？

加 曼 不行！海妮娅，我和玛依莎要谈点别的事，你能不能……

海 妮 娅 （恍悟）好好，我去喂羊，你们谈吧。（从玛依莎怀中抱过羊，拎起皮口袋下）

玛 依 莎 你干吗对海妮娅姐姐那么凶？没有教养的野牛！

加 曼 玛依莎，你不知道，海妮娅的爸爸布拉特是反动牧

草权威，明天我们就到畜牧局造反，还要开大会斗争他呢！

玛 依 莎 （惊愕）啊，我不信。

加 曼 不信你去问居马拜克，他正代表我们战斗队写第一张大字报呢。

玛 依 莎 居马拜克不是常对咱们说：布拉特教授是最了不起的草原专家，他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再说他爱海妮娅姐姐都快发疯了。（取过桌上的镜框）你看，两个人一起照了这么大的相片，怎么会一下子……

加 曼 嗨，正因为过去居马拜克跟他们亲得用刀子也割不断，现在才要反戈一击，要不，怎么会选他当我们战斗队的头头呢？

玛 依 莎 布拉特教授有什么错？他干什么坏事啦？

加 曼 布拉特叫我们搞的那个“草原珍珠”，就是一株大毒草！

玛 依 莎 放屁的话！“草原珍珠”是牧草之王，是打开咱们哈孜那宝库的金钥匙，要是早把“草原珍珠”培育成，咱们的牲畜也不会饿死那么多！

加 曼 哎呀，我的好妹妹，你怎么还在做梦呀？！居马拜克说得多好呀：“布拉特那些老家伙住在城里，一个月就拿好几百块，可你们在这儿为他种草受苦，就是种上十年，你和玛依莎结婚能买得起一顶新毡房？”听听，这话真说到我心里啦！

玛 依 莎 （揶揄地）比夜莺唱的还好听，是吗？

加 曼 当然了！（忘情地）亲爱的，怎么样，我们这群红色的鹰一起飞进城里去，把草原的缰绳从那些老家

伙手里夺过来。到那个时候，我要用幸福的花儿把你打扮得像天仙一样美……（将袖标放在她头上）多漂亮啊！（手舞足蹈起来）

玛依莎 （一把扯下袖标）去你的“红鹰战斗队”吧！加曼啊，加曼，你们算什么红鹰？全都是荒鸟，荒鸟！（把袖标扔在地上，冲出门去）

[哈斯木手拿撕下的传单怒气冲冲上。

哈斯木 加曼在这儿？

玛依莎 哈斯木大叔，加曼他……他……

哈斯木 我全知道了。你看（抖着传单）他们还要火烧畜牧局滕书记呢。

玛依莎 大叔，你可得管管他呀。（捂脸哭着跑下）

哈斯木 我、我非收拾他不可！（一脚踢开门）

加曼 （欲躲进屋里）站长，我爸爸来啦。快开门，开门哪！

哈斯木 （怒不可遏地扑过去）你还想火烧滕书记？我叫你烧！（把传单向加曼摔过去，居马拜克闻声出门，正好摔在他脸上）

居马拜克 哈斯木场长，你怎么敢撕我们的革命传单？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加曼 爸爸，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怎么还……

哈斯木 什么时候？外面正在死羊，二大队的牛像割草一样全倒在雪窝里啦。大伙都在救灾，知道吗，年轻人！

居马拜克 （理直气壮）我们也在救灾。你们救的无非是几头牲口，可我们却在关心国家大事，挽救整个草原的命运！